

牛耕时代

路来森

冻土已释，春气浮漾，泥土溢香；春草已然萌芽细细，田头常常有一株桃花开着。心情如晴好的日子，晴朗明媚着；农人的筋骨，已然咯咯生响。抻一抻胳膊，伸一下懒腰，浑身都是勃发的力量。

恰是一个适宜耕作的时节。

现在，春耕，已大多使用机械了，可我的记忆，却依然固执在一犁、一牛的农耕时代，觉得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耕。

一犁，一牛。犁耙扛在农人的肩头，黄牛牵在农妇的手中，后面，跟着家养的黑狗，也许还跟着一头蹒跚的牛犊。迤逦而行，不急不躁，春日迟迟，何必太急？日子从容，方得感觉出其中的美好。

来到田头，也不急，先抽一袋田头烟。那时的人，抽烟多用烟袋，一根长烟杆，一头是一铜制烟锅，烟杆上则挂一烟包。抽烟时，烟锅伸进烟包中，用力一剜，一烟锅的烟就装满了。接着，用火点上，吧嗒吧嗒的旱烟，就抽起来了。

抽田头烟，是一份讲究，也是一种生活的姿态。抽田头烟时，农人们总喜欢一边抽烟，一边四下里瞭望着，目光逡巡，漫无目的，但表情看上去，却是悠游自在，闲适淡远的。多年之后，我明白那是一种农人特有的表情：没有强烈的欲望，没有怨天尤人的悲伤，更没有对时世的愤愤不平；有的，只是一种平和、安静。脸上微溢的喜悦，则表达着一份对季节的呼应，对大自然的欣赏，和对自己俭朴的农家生活的满足。

田头烟抽足了，就开始耕地了。

男人把犁耙插在田头（一定要找一个最合适的位置），女人则负责套好黄牛，要牛、人、犁一条线，即扶犁人、犁耙、黄牛、牵牛人，要在同一条直线上。这样，耕出来的犁道才正，才直。乡下人，生活虽然随便，不太讲究，但工作起来，却还是认真的，他们认“死理”，当正则正，当直则直，是绝不能马虎的。

对于耕地，他们也有着自己的“死理”。他们认为，一犁地，就是一犁人生，都要讲究一个“直”，犁道要直，犁沟要深浅均匀，恰到好处，而要做到如此，就得常回头看看，回头看看，就是一种验证，一种目测的验证。好与坏，其实很多情况下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因此，别忽视了那回望的一眼。牛在前面拉犁，牛是懂得正道直行的，并非像人所想的那样“只知低头拉车，不知抬头看路”。牛躬身用力拉犁，牛也会不断抬头看看，看看前面，看看前面牵着它的那个人，好让自己的路走得正一些，走得直一些。

如此，一犁犁的地直了，耕出的大片的土地，才会舒展、均匀。在外人的眼中，乍看，似乎也只是耕过的一片地而已，但若细看一番，就会发现，那大片的土地，实则是有着均匀的纹理的，像大片的流水流着，浮漾着微弱的波浪，真是美感极了。

“伊利阿拉……”

一声高喊，这是农人对黄牛发出的指令，有着撼山震岳般的效果，常常是喊声传出，黄牛的身体就跟着猛烈颤抖一下，于是，用力一躬身，牛蹄便踏出坚实的第一步，跟着，一步步走下去，走下去……犁如翻波，犁后，就是波浪般涌起的新鲜泥土。

泥土在前面翻过，农人的脚踏在新鲜的泥土上。农人耕地时，大多喜欢赤脚，一双大脚板踏在泥土中，一步一个脚窝窝，那是农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下的一枚枚印章。多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这其实是他们亲近土地的一种特别的方式，脚踏在新鲜的泥土上，脚心就与地气相接，相沟通，于是，人就沟通了与天地自然的关系，人也就进一步使自己融入了土地之中。

天已黄昏，春耕归来。

同样是男人扛着犁耙，女人牵着黄牛，同样是身后跟着那只黑色的家狗，或者一头蹒跚走路的牛犊。一丝橘黄色的斜阳，淡淡地照着，把人的身影、牛的身影，还有狗的身影，拉得长长，长长。于是，在苍凉的黄昏，大地上就形成了一幅剪影，一幅“春耕暮归图”。

你，站在远处望着，望着，就觉得：好美，好美……你禁不住感叹，感动，禁不住因感动而潸然泪下——这是人与自然的最和谐的美，最深沉、最厚重的美。



雨润草木

疏泽民

雨水如千万根银针，打在屋瓦上，爆玉米花似的啪啪作响，瓦面上腾起阵阵白烟，袅袅而起，很快消散。瓦槽中汇集的雨水，自屋檐处跌落成亮晶晶的冰柱。雨急冰柱粗，雨稀冰柱细，坐在屋檐下的我，看得出神。

总想抓住它们，扳断，当作荧光棒挥舞。伸手去握，雨柱被捏断，雨水打在捏空的拳头上，银柱立即裂成碎片。摊开掌心，雨柱像棍棒一样直戳下来，打得手掌沉甸甸地往下掉。伸出双手去掬捧，雨柱打在双掌合拢的掌心，水花欢快地跳跃，溅我一脸，掌心立即盈满，从指缝和手掌边缘处漏溢，形成若干股细小的分流。

坐在屋檐下，是看不到头顶上

在油布伞面上，敲鼓似的“蹦蹦”作响，打在树叶上，蚕噬桑叶似的“沙沙”有声。我时常站在大树下，或蹲在石洞前，听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，看着雨幕中朦胧的稻田、村舍，以及被雨柱压扁了的炊烟，心里绿油油的。

夏天的雷阵雨来得急。在田野里插秧，空中腾起黑云，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，野外劳作的庄稼人蚂蚁似的四散躲雨。有人拿起盛稻用的篾畚箕顶在头上，我顺手捞一只葫芦瓢往头上一扣，就成了雨具。雨点敲打着葫芦瓢，梆梆梆，犹如寺庙里小和尚敲着木鱼，多么有趣啊。

城里是听不得雨的。离开故乡，定居小城三十多年，眼前所见，多是钢筋水泥、车水马龙，几乎听不见雨声。偶尔几次，是在商家的屋檐下避雨，雨水打在雨棚上，炸鞭炮似的“叭叭”有声，粗鲁而生硬，脾气大得很。

近读赵丽宏的《山雨》：“雨声里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、每一片树叶、每一丛绿草，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，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轻捷柔软的手指，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，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。”耳畔仿佛弹起雨水的琴键，不由想起故乡的雨，和雨中的乡愁。

某日回故乡小山村，不见了四合院雨雾腾烟的屋檐，不见了旧时听雨掬水的玩伴，作为某种补偿，我却不期然遇到一场淅淅沥沥的透雨。

雨中的山村腾雾生烟，如诗如画。雨落在柴草上，沙沙沙，如蚕噬咬桑叶；落在松针上，切切切，如飞虫轻叩窗纱；落在枫叶上，嗒嗒嗒，如奔马蹂躏石板；落在桐果上，咚咚咚，如乐手频擂鼓点；落进灌木丛，扑簌簌，如飞蝶扇动翅膀。淅淅沥沥，啪哒啪哒，嘀咚嘀咚，沙啦沙啦……整座山村都成了立体环绕音乐厅，那些优美、和谐、清新的乐声，从前后左右、四面八方传来，将我层层包裹。徜徉在这样的雨声里，心也渐渐地被雨水冲洗得晶莹剔透，那些尘世的喧嚣、烦扰，也被这清丽的雨声涤去，只剩下浑身透明的自己。我贪婪地吮吸着雨中湿润清新的空气，让双眸清明，让耳根清静，恨不能将自己化在雨滴里，溶入故乡的泥土。

忽然就喜欢上了听雨。

在我看来，雨声，是天赐的抒情慢板，是大自然美妙的音乐。雨天上下班，我喜欢擎一柄雨伞，沿着路边行道树、绿化带灌木丛行走，听雨滴与木叶的亲吻之声，听雨滴与伞面的弹奏之声，行程便不再单调。居家飘窗外的露台上，我养几盆芭蕉、桂花等绿植，有雨的日子，雨打芭蕉，雨叩桂叶，抑扬顿挫，尽是天籁。

枕着雨润草木之声入眠，想着草木酣畅淋漓的样子，睡得格外香沉而踏实。

的瓦片和雨雾的。我看到的雨雾，是四合院对面的屋顶。对面的屋檐下，坐着同样听雨、掬水的玩伴。童年的乡下，不能在野地里疯，屋子里实在没啥好玩的，坐在屋檐下听雨、观天，就成了我和玩伴的一大乐趣。

瓦面之雨听久了，未免单调。我拿出搪瓷脸盆，架在檐沟上。檐瓦掉下来的雨柱，像棍棒敲打着铜锣，发出“当当当”的金属脆音。但很快，音调由清脆变得低沉，再后来，金属音消失，变成“哗哗哗”的水声，此时雨柱钻进盈满的脸盆水面，冲出一个凹坑，水泡散裂，水面漾出一圈圈波纹，一浪一浪地溢出盆外。

也不光是脸盆。搪瓷缸、搪瓷盘、瓦钵、酒瓶、斗笠，都被我拿到檐下，当作听雨的道具。现在想来，那些道具土得掉渣，一点也不好玩，但那时候的自己，却乐此不疲。

最喜欢的是梅雨季节，撑着桐油黄布伞，去山上放牛。山上被雨水洗刷得嫩草一片葱郁，牛儿自顾自啃得正欢。我索性脱了凉鞋，光着脚丫子，“啪哒啪哒”地踩着浸透了雨水的草地，任那绵绵的山草、凉爽的清水亲吻着光洁的脚掌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。雨，像是筛下的谷子，密密的，透亮的，极有耐性地垂下来，打